



中外文学名作选读

中 卷

主编 李 莹

副主编 王为群 武亚玲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I106

84

:2

中外文学名作选读

中 卷

主 编
副主编

李宝群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甘肃文化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中国古代文学

蒹葭	《诗经》 1
采薇	《诗经》 3
离骚	屈 原 5
哀郢	屈 原 25
晋公子重耳之亡	《左传》 29
苏秦始将连横	《战国策》 36
养生主	庄 子 41
劝学	荀 子 45
谏逐客书	李 斯 52
李将军列传	司马迁 57
汉乐府诗	65
古诗十九首	72
归田赋	张 衡 75
蒿里行	曹 操 78
燕歌行	曹 丕 80
赠白马王彪	曹 植 82
登楼赋	王 粲 86

咏怀诗	阮 籍	90
悼亡诗	潘 岳	92
拟行路难	鲍 照	94
代春日行	鲍 照	95
西洲曲		96
陇头歌辞		97
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	98
世说新语	刘义庆	102
物色	刘 勰	104
哀江南赋序	庾 信	108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114
感遇	陈子昂	117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	119
夏日南亭怀辛大	孟浩然	120
汉江临眺	王 维	122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王 维	123
燕歌行并序	高 适	125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 白	128
渡荆门送别	李 白	130
秋兴八首(之一)	杜 甫	132
饮中八仙歌	杜 甫	134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韩 愈	136
山石	韩 愈	138
长恨歌	白居易	140
雁门太守行	李 贺	148

早雁	杜 牧	150
锦瑟	李商隐	152
无题	李商隐	154
滕王阁序	王 勃	155
张中丞传后叙	韩 愈	161
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	166
李贺小传	李商隐	169
秋声赋	欧阳修	172
超然台记	苏 轼	175
战国策目录序	曾 巩	178
霍小玉传	蒋 防	181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	189
虬髯客传	杜光庭	202
菩萨蛮		209
菩萨蛮	温庭筠	210
蝶恋花	冯延巳	211
浪淘沙	李 煜	213
浣溪沙	晏 殊	215
蝶恋花	柳 永	216
江城子	苏 轼	218
定风波	苏 轼	220
踏莎行	秦 观	221
苏幕遮	周邦彦	223
声声慢	李清照	225
念奴娇	张孝祥	227

水龙吟	辛弃疾	229
西江月	辛弃疾	231
扬州慢	姜 夔	232
虞美人	蒋 捷	234
村行	王禹偁	235
淮中晚泊犊头	苏舜钦	237
北陂杏花	王安石	239
登快阁	黄庭坚	240
临安春雨初霁	陆 游	242
观书有感二首	朱 熹	244
双调沉醉东风 秋景	卢 挚	246
中吕山坡羊 闺思	张可久	247
咏煤炭	于 谦	248
在武昌作	徐祯卿	250
陪段侍御登灵岩绝顶	王世贞	252
登清凉台	谭元春	254
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	顾炎武	256
息斋夜宿即事怀故园	王士禛	258
赤津岭	贝青乔	260
醉落魄 咏鹰	陈维崧	261
长相思	纳兰性德	262
有赠	苏曼殊	263
项脊轩志	归有光	265
满井游记	袁宏道	268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270

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龚自珍 274
窦娥冤	关汉卿 277
长亭话别	王实甫 291
惊梦	汤显祖 297
诸葛亮舌战群儒	罗贯中 305
林冲落草	施耐庵 312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冯梦龙 325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曹雪芹 346
聂小倩	蒲松龄 366
王玉辉纵女殉夫	吴敬梓 372

中 卷

中国现当代文学

阿 Q 正传	鲁 迅 375
沉沦	郁达夫 408
缀网劳蛛	许地山 439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457
竹林的故事	废 名 474
一颗星儿	胡 适 480
凤凰涅槃	郭沫若 482
发现	闻一多 495
伊底眼	汪静之 497
我是一条小河	冯 至 499

再别康桥	徐志摩	501
雨巷	戴望舒	504
山中杂记(七)	冰 心	507
给亡妇	朱自清	510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515
为奴隶的母亲	柔 石	518
梅雨之夕	施蛰存	539
春蚕	茅 盾	550
柳家大院	老 舍	571
山峡中	艾 芜	582
华威先生	张天翼	598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605
血字	殷 夫	618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艾 青	620
老马	臧克家	625
一种云	瞿秋白	627
鹰之歌	丽 尼	629
北京人(第三幕)	曹 禺	632
小城三月	萧 红	685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707
嘱咐	孙 犁	722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田 间	731
王贵与李香香	李 季	733
发票贴在印花上	袁水拍	738
囚绿记	陆 蠡	741

画廊	李广田 745
灯	巴 金 749
党费	王愿坚 753
百合花	茹志鹃 763
红旗谱	梁 斌 772
游园惊梦	白先勇 776
苹果树下	闻 捷 785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787
有赠	曾 卓 791
相信未来	郭路生 794
天安门诗抄(二首)	796
金字塔夜月	杨 朔 798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803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张贤亮 809
春之声	王 蒙 816
受戒	汪曾祺 820
哦,香雪	铁 凝 833
黑骏马	张承志 844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847
棋王	阿 城 852
透明的红萝卜	莫 言 859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869
烦恼人生	池 莉 880
活着	余 华 886
长恨歌	王安忆 890

致橡树	舒 婷	895
回答	北 岛	897
亚洲铜	海 子	899
冒险记幸	杨 绛	901
秦腔	贾平凹	904
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911
绝对信号	高行健 刘会远	913

下 卷

外国文学

伊里亚特	荷 马	917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埃斯库罗斯	925
神曲	但 丁	936
十日谈	薄伽丘	945
巨人传	拉伯雷	955
堂·吉珂德	塞万提斯	962
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	970
失乐园	弥尔顿	992
伪君子	莫里哀	1001
老实人	伏尔泰	1020
新爱洛绮斯	卢 梭	1028
浮士德	歌 德	1037
抒情诗二首	歌 德	1047

阴谋与爱情	席 勒	1052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 莱	1065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拜 伦	1074
巴黎圣母院	雨 果	1094
叶甫盖尼·奥涅金	普希金	1105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海 涅	1114
草叶集	惠特曼	1119
红与黑	斯丹达尔	1130
高老头	巴尔扎克	1145
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	1159
双城记	狄更斯	1166
名利场	萨克雷	1172
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	1180
死魂灵	果戈理	1188
父与子	屠格涅夫	1197
萌芽	左 拉	1203
羊脂球	莫泊桑	1211
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	1219
德伯家的苔丝	哈代	1226
玩偶之家	易卜生	1234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	1243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	1251
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	1257
套中人	契诃夫	1264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马克·吐温	1274

美国的悲剧	德莱塞 1282
母亲	高尔基 129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1310
静静的顿河	肖洛霍夫 1316
老人与海	海明威 1323
变形记	卡夫卡 1330
尤利西斯	乔伊斯 1338
等待戈多	贝克特 1348
第二十二条军规	海勒 1357

阿 Q 正传

鲁 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7岁之前在家乡度过。此间祖父系狱,父亲患病,家道中衰,鲁迅深切地体验到了社会的冷酷和世态的炎凉。1898年离家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转入矿务铁路学堂。这期间,鲁迅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02年赴日本留学。因痛感医治中国人病态灵魂的迫切性,遂弃医从文。1909年回国后,曾在杭州等地执教。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1921年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这些后来收入《呐喊》、《彷徨》集中,小说以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表现了反封建的总主题,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不久,鲁迅又出版了散文集《坟》、《热风》等,创作了散文诗《野草》和散文《朝花夕拾》。1926年鲁迅离京到厦门和广州任教。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终于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写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出版了《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10本杂文集。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党的领导下,与一切邪恶势力作了坚决抗争。1936年病逝于上海。有《鲁迅全集》16卷本。

第一章 序

我要给阿 Q 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 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我又并非就是阿 Q。说是“外传”,“内传”在那里呢?倘用“内传”,阿 Q 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 Q 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我辈却不可的。其次是“家传”,则我既不知与阿 Q 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 Q 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第二,立传的通例,开首大抵该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并不知道阿 Q 姓什么。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 Q 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 Q 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赭朱,喝道:

“阿 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 Q 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 Q 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阿 Q 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 Q 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 Q 究竟什么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 Q 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 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 Quei 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我曾经仔细想：阿 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 Quei 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 Q 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 Quei 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 Quei，略作阿 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第四，是阿 Q 的籍贯了。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

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 Q 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优胜记略

阿 Q 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 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 Q 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 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 Q 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 Q 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 Q 真能做！”这时阿 Q 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 Q 很喜欢。

阿 Q 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

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 Q 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 Q 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阿 Q “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谁知道阿 Q 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

“诶，亮起来了。”

阿 Q 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并不怕。

阿 Q 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

“你还不配……”这时候，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但上文说过，阿 Q 是有见识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便不再往底下说。

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 Q 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 Q 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